

两党机器

美国选举的议题、立场、手段，与背后各自的钱

小饼干🍪

费曼式写法 ·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

导读

美国选举的议题、立场、手段，与背后各自的钱

大多数人看美国政治，看的是一出**道德剧**：好人对坏人，我方对他们，谁对谁错。这样看，越看越气，却越看越糊涂——因为你总在问一个这台机器根本不回答的问题。

这本书想换一种看法：**别把它当道德剧，把它当一台机器**。机器不讲对错，只按规则出结果。你只要往里喂一条极简单的规则，剩下的东西——会有几个党、它们吵什么、立场怎么几十年一变、钱从哪来、为什么最后总是靠恐惧和部落催票——几乎全是这条规则挤出来的**零件**。

那条规则是：**在关键的地方，凑齐比对手多一票的那群人，就赢下全部；差一点，就一无所有**。一场只需要说服一半人、而且"过半即通吃"的游戏——它会把政党、议题、金钱和手段，逼成什么形状？

大白话

所以读这本书，请先把"我支持谁"放一放，换上一副工程师的眼镜，只问三件事：**这个零件为什么长这样？它连着哪个零件？如果规则不是这样，它会变成什么？**你会发现，那些看起来疯狂、虚伪、自相矛盾的政治行为，放回机器里看，几乎每一个都**合乎逻辑**——只是那套逻辑，不是道德的逻辑，是"多一票"的逻辑。

十四章，从最底层那条规则开始，一层层往上装：两个党、议题、大洗牌、今日地图、钱的管道、红蓝各自的金主、催票的手段、规则本身的争夺，最后问一句——这台机器，接下来会往哪走。

先别问谁对谁错。先问：这台机器，是怎么运转的。

第一章 · 一场只需要过半的游戏

先讲一个反直觉的事：美国有多少个党、这些党吵什么、用什么手段拉票、谁在背后掏钱——这一切的形状，几乎全是被一条极简单的规则挤出来的。不是先有了两种世界观，才分出两个党；而是规则只给两个党留了活路，世界观是后来往里填的。

所以这本书从规则讲起。把美国政治当成一台机器，我们先看它的地基。

只要比对手多一票

美国选国会众议员、选州长、选大多数职位，用的都是一种叫 赢者通吃 的办法。

大白话

一个选区只有一个席位。谁的票最多，谁就拿走这个席位；第二名哪怕只差一票，也是零。不像考试有 60 分及格线，这里只有第一名活着，其余全部出局。

这套规则还有个更学术的名字，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——"单一选区"指一块地只选一个人，"相对多数"指不用过半、只要比别人多就行。记住关键：**第二名什么都得不到。**

为什么这条规则只养得起两个党

假设你所在的选区有三个候选人：一个你不喜欢的右派，两个你偏爱的左派。两个左派把左边的票分了，结果谁都没过右派，右派笑纳席位。你越是"忠于内心"投给更小众的那个左派，越是在帮右派赢。

于是聪明的选民学会了一件事：**别把票浪费在赢不了的人身上。**左边的人会自动往两个大派里更有希望的那个靠拢，小党的票被一点点吸干。政治学家杜瓦杰把这个现象总结成一条经验规律，后来被叫做 杜瓦杰定律。

大白话

一句话：只要是"赢者通吃、只选一个人"的选举，长期下来几乎必然收敛成两大党对垒。不是有人规定只能有两个党——法律上你想注册几十个党都行——而是规则让第三个党的票总在"浪费"，选民自己就把它挤没了。

反过来看就更清楚。荷兰、以色列用的是比例代表制：一个党在全国拿了 12% 的票，就分到大约 12% 的席位，票不会浪费。结果它们的议会里常年有十几个党挤在一起。**同样是人，换一套规则，党的数目就完全不同。**这说明党的数量不是民族性格，是规则的产物。

连总统也是一场"赢者通吃"

很多人以为美国总统是全国一人一票、谁票多谁当选。**不是。**总统由选举人团选出。

大白话

把全国拆成 50 个州各自的比赛。每个州按人口分到一把"选举人"票，全国一共 538 张，拿满 270 张就当总统。而绝大多数州同样是赢者通吃——在这个州多一票，就把该州**全部**选举人票打包拿走，输的一方在这个州归零。（只有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小州按国会选区分票，是例外。）

这带来一个著名后果：一个候选人全国总票数更多，却可能输掉大选——因为票"堆"在了少数几个州，浪费了。2000 年和 2016 年就真的这样发生过。总统这场比赛，同样奖励"在对的地方比对手多一票"，而不是"全国最多人喜欢你"。

于是，党只需要争取"一半多一点"

把这几条规则叠在一起，你就摸到了整台机器的驱动轴：**在美国的主要选举里，目标从来不是"说服所有人"或"绝对正确"，而是在关键的地方，凑齐比对手多一票的那一群人。**够到过半，就赢下全部；差一点，就一无所有。

这条驱动轴解释了后面所有的东西。为什么只有两个大党（这一章）；为什么每个党都是一堆利益集团临时拼在一起（下一章）；为什么它们要挑那些能恰好切开人群的议题；为什么立场会在几十年里整个互换；为什么钱、恐惧、划选区这些手段都围着"多一票"打转。

贯穿全书的问题，就先埋在这里：一场只需要说服一半人、并且"过半即通吃"的游戏，会把政党、议题、金钱和手段，逼成什么形状？

接下来我们打开第一个盒子：这两个能活下来的党，里面到底装着什么。你会发现，它根本不是一套哲学，而是一个联盟。

第二章 · 政党不是俱乐部，是拼装的联盟

上一章说，规则只养得起两个大党。这就逼出一个奇怪的结果：全国几亿人、成千上万种诉求，最后只能挤进两个筐里。那这两个筐里装的，到底是什么？

很多人以为，一个党是一套自治的世界观——比如“共和党相信小政府，民主党相信大政府”。这话不算全错，但它把因果搞反了。**一个美国政党首先不是一套哲学，而是一个联盟。**哲学是后来贴上去的标签，联盟才是里子。

一个党，是好几拨人钉在一起

我们把两个筐倒出来看看里面大致有谁（记住这是近几十年的粗略画像，成分一直在变，后面几章会看到它怎么变）：

- **民主党这一堆**：工会工人、黑人和拉美裔选民、大城市的白领、年轻人、大学学历的白人、世俗（不太上教堂）的人、环保和 LGBTQ 群体。
- **共和党这一堆**：白人福音派基督徒、乡村和小镇选民、企业主、拥枪者、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、年纪较大的选民、社会议题上的保守派。

关键在于：**同一个筐里的人，彼此的诉求经常对不上，甚至互相别扭。**一个信教、反堕胎、又靠工会饭碗的老工人，和一个硅谷的自由派程序员，历史上却都投民主党。一个只想少交税、少管制的自由意志主义小老板，和一个一心想让政府按《圣经》立法的福音派，却都投共和党。他们凑在一起，不是因为想法一致，而是因为**规则只留了两个筐，你总得选一个站进去。**

大白话

所以别问“这个党到底信什么”——它不是一个人，没有单一的“信”。它是一份联盟：几股利益集团为了凑够过半的票，暂时绑在一起。党的纲领不是从某条原理推导出来的，而是这几股势力谈判出来的一份**条约**。条约里有自相矛盾的条款，太正常了。

为什么谈判发生在选举之前

这里有个很妙的对照，能一下子讲清美国政党的本质。

在荷兰、以色列那种多党的国家，你投票时能挑到很精确的口味——环保党、老人党、宗教党，各投各的。选完之后，这些小党在议会里**坐下来讨价还价**，拼出一个能过半的执政联盟。也就是说，结盟发生在**投票之后**。

美国正好相反。赢者通吃只有两个筐，如果各路势力也各立山头，就会像第一章说的那样把票分散、集体输光。于是它们被逼着**提前**抱团——在选举**之前**就谈好，把各自的诉求塞进两大党里的一个。

大白话

一句话记住：多党制是"先投票，后结盟"；美国是"先结盟，后投票"。同样是凑过半的联盟政治，美国只是把讨价还价**挪到了选举之前**、藏进了两个党的内部。你在投票日看到的两个候选人，其实是两个早就谈判打包好的"套餐"。

套餐是打包卖的，你没法拆着买

这也解释了美国选民常有的那种憋屈：你可能支持这个党的经济主张，却讨厌它的文化立场，但你没法只买半个套餐。**两个大党就是两个预先捆好的大礼包，要买只能整包买**。你能做的，顶多是在**初选**——也就是党内先决出代表本党上场的人——里，为套餐里塞什么、不塞什么争一争。（初选这台机器有多大威力，第十三章专门讲。）

把党看成联盟，很多怪事就顺了：为什么党的立场会整个搬家（某股势力换了筐，第四章）；为什么它要专挑那些能把人群恰好切开的议题去打（第三章）；为什么钱和组织总是沿着这些利益集团的管道流动（第六到九章）。

党不是信仰的容器，是选票的联盟。它信什么，取决于此刻哪几拨人凑在它的筐里——而这，是会变的。

那么，联盟凑好了，接下来要打的仗是什么？是**挑议题**。下一章我们看：议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被精心挑出来、用来切割人群的。

第三章·议题不是天生的，是被挑出来的

联盟凑好了，仗要怎么打？你可能以为，两个党各自亮出一整套主张，选民照单挑一个更顺眼的。真实的选战远比这精明：**党会精心挑选战场——挑哪些议题上场、把哪个议题吵到最响**。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被选出来当武器的。这一章讲它们是怎么被选的。

先看一条会把党推向中间的力

想象一片长长的沙滩，游客均匀躺满。两个卖冰棍的小推车要摆摊，谁离得近，游客就找谁买。它们最后会停在哪？

答案是：**两个都挤到沙滩正中间，背靠背**。只要你比对手稍微偏一点，中间那一大片客人就归对方，你亏。于是两家越靠越拢，最后都站在中点上。

大白话

把"沙滩位置"换成"政治立场从左到右"，把"游客"换成"选民"，这就是 中位选民定理：在只比一个维度、赢者通吃的选举里，两个党都会往**正中间那个选民**靠——因为中间选民的那一票，谁抢到谁赢。这解释了为什么两党在某些事上看起来像得让人分不清。

可现实明明在往两边裂，为什么？

如果定理是全部真相，两党该越来越像才对。但你我都看到，它们在越吵越极端。哪儿出了问题？定理漏算了两件大事。

第一，赢一场选举要先过两道关，而两道关的"中间"不在一个地方。候选人得先在 初选（党内选出代表本党出战的人）里赢，选民全是本党的死忠——这里的中点很偏；然后才到 大选，面对全体选民——这里的中点才靠近沙滩正中央。为了过第一关往边上站，过第二关又想往中间挪，人就被撕成两半。

第二，选举从来不只是"说服"，还有"动员"。你以为对手是那个立场居中、可能被你说服的摇摆选民；其实还有一大群本来就站你这边、但懒得去投票的人。

大白话

这里要分清两个动作。说服：让一个中间选民改主意投你。动员：让一个本来支持你、却可能宅在家的人，真的出门去投。中间选民越来越少、越来越难撬动，于是现代选战把重心从"说服中间"越来越多地移向"点燃自己人"。而点燃自己人，恰恰要往边上站、把话说得更冲。

这两件事合起来，就把"挤向中间"的力，硬生生扳成了"往两边跑"。哪些议题能点燃自己人、又不至于吓跑中间，就成了选战的核心算计。

楔子议题：不是为了说服，是为了切割

有一类议题特别好用，叫 楔子议题。

大白话

楔子就是劈木头的那个铁尖。**楔子议题不是用来争取中间选民的，而是像铁尖一样，专往对方联盟的裂缝里砸——把对方那个筐里本来凑合待着的人，劈开、赶出来。**你专挑一个对方内部意见不合的话题猛打：对方无论怎么表态，都会得罪自己联盟里的一拨人。

举个通用的例子：如果对方的筐里既有笃信宗教的蓝领、又有世俗的城市白领，那你就把某个宗教色彩浓的社会议题吵到最响——对方一开口，两拨人就开始互相别扭。你没说服任何中间派，却让对方的联盟自己裂了缝。这就是楔子的用法。

吵什么，比怎么站更重要

还有一层更隐蔽的算计：议题显著度——也就是选民投票时，脑子里最惦记的是哪件事。

每个党都有自己"占便宜"的议题：经济不景气时选民想的是钱，社会动荡时想的是治安，边境出事时想的是移民。所以两党真正在抢的，往往不是"在某议题上谁对"，而是"**让全国这段时间最惦记哪件事**"。谁能把话题带到自己的主场，谁就赢了一半。1992 年克林顿竞选团队墙上贴的那句"关键是经济，笨蛋"，说的就是这件事：别跟对方在他的主场纠缠，把全场的注意力拽到你的主场来。

议题是被挑选的战场，不是被讨论的真理。挑哪个话题上场、把哪个话题吵响、往哪道裂缝里砸楔子——这才是选战的真手艺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既然议题和立场都是按当下的联盟和算计挑出来的，它们会不会整个变？会。下一章我们看两次惊人的大洗牌——两个党怎么把立场几乎**整个对调**了。

第四章 · 立场会互换：两次大洗牌

如果党是联盟、议题是挑出来的武器，那就该有一个惊人的推论：**党的立场不是永恒的，是会变的——甚至能整个搬家**。这一章讲美国政治里最反直觉的一件事：两个党，在一百年里，把好几个核心立场几乎**对调**了。谁记住这段，就再也不会说"某党天生就代表某种价值"。

大白话

先给个坐标。今天的常识是：民主党偏左、代表少数族裔和大政府，蓝色；共和党偏右、票仓在南方乡村和白人保守派，红色。但把时钟拨回一百多年，几乎每一条都是**反的**。这种整体挪位，政治学叫 政党重组——一大块选民集体换筐，两党的意义随之改写。历史上这样的大洗牌，我们挑最关键的两次。

起点：林肯是共和党，南方是民主党

共和党 1854 年成立时，是一个**反对奴隶制**的北方新党；它的第一位总统就是林肯，打赢内战、解放了黑奴。而当时的民主党，是**南方蓄奴州**的党。内战之后近百年，南方各州铁板一块地投民主党，这块票仓有个名字叫 坚实的南方——"坚实"是说它稳到几乎不用拉票。

相应地，黑人选民只要能投票，就**压倒性地投共和党**——那是"林肯的党"，解放者的党。你没看错：一百年前，黑人的党是共和党，南方白人保守派的党是民主党。和今天正好掉了个个儿。这怎么发生的？靠两次洗牌。

第一次洗牌：新政，重新定义"经济上站哪边"

1930 年代大萧条，几千万人失业。民主党人罗斯福上台，推出 新政——用政府的钱大规模救济、修工程、建社保，让政府第一次深深插手经济。

这一下，把两党在**经济维度**上的意义钉死了：民主党成了"政府该出手、站在工人和穷人这边"的党，共和党成了"政府少管、让市场和企业自己来"的党。这条经济轴，直到今天大体没变。

大白话

更要命的是一个副作用：新政的救济实实在在帮到了挣扎中的黑人家庭。于是从 1930 年代起，黑人选民开始**离开"林肯的党"，转投民主党**——不再为八十年前的解放投票，而是为眼前的饭碗投票。这是第一道裂缝。

但注意，此时民主党的联盟内部已经很拧巴：北方是支持工人、逐渐吸纳黑人的自由派，南方却还是**坚持种族隔离**的白人保守派。两拨立场对立的人，暂时挤在同一个筐里——就等一根楔子。

第二次洗牌：民权，把整个南方翻了面

楔子就是**民权**——黑人争取平等投票和平等对待的运动。

1948 年起，民主党内的北方派开始正式拥抱民权，南方的隔离派当场退席抗议。真正的引爆点在 1960 年代：民主党总统约翰逊推动通过了《民权法案》（1964）和《投票权法案》（1965），用联邦法律终结种族隔离。据说他签字时就预言：这一笔，会让民主党**丢掉南方整整一代人**。

他说对了。感到被本党背叛的南方白人保守派，开始大批离开民主党。共和党顺势接住了他们——这套针对南方白人不满情绪的争取打法，被称为 南方战略。此后二三十年，南方从"坚实的民主党"一寸寸翻成"坚实的共和党"。

大白话

两次洗牌叠完，结果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个**大对调**：**黑人选民**从压倒性投共和党，变成压倒性投民主党；**南方白人保守派**从铁杆民主党，变成铁杆共和党。红蓝两个筐，把"种族与地域"这条轴上的位置，几乎**整个换了过来**。

要老实说的几句

这段历史别讲成"某天两党一拍手互换了立场"。它是**几十年**的缓慢漂移（大约从 1930 年代拖到 1990 年代），总统层面换得快、地方层面换得慢；背后也不只有种族一个原因，还夹

着经济、宗教、城乡等好几股力。历史学家会争论各股力量的权重，但"南方与黑人选民各自换了筐"这个大结局，证据是扎实的。

党的颜色会褪，会重涂。你以为天经地义的立场，很多不过是上一次洗牌之后、还没被下一次洗牌抹掉的暂时构型。

洗牌讲完，我们回到当下。今天这副牌，两党到底各站在哪些议题的哪一边、为什么？下一章摊一张**议题地图**。

第五章 · 今天的议题地图

洗牌讲完，回到当下这副牌。这一章摊一张**议题地图**：今天两党在几件大事上各站哪边。但我们不满足于背"谁支持什么"——那是维基百科干的活。真正要弄懂的是**为什么**它们站在那儿。答案永远指回第二章那句话：立场是**联盟**决定的，不是从某条原理推出来的。

先架两根轴

美国的议题大致落在两根不同的轴上，别把它们混成一条：

- **经济轴**：政府该不该多管钱？要不要多收富人税、多办福利、多加监管？——左端是"政府多管、劫富济贫"，右端是"政府少管、市场做主"。
- **文化／社会轴**：在堕胎、枪、移民、宗教、身份认同这些事上，偏传统还是偏开放？——一端守旧，一端求变。

大白话

关键点：这两根轴**逻辑上是分开的**。"支持低税"和"反对堕胎"之间，没有任何硬道理必须捆在一起。但在今天的美国，它们被**打包**了：共和党的筐大体是"经济右 + 文化守旧"，民主党的筐大体是"经济左 + 文化求变"。这种"本来分开的立场被捆成一束"的现象，叫 议题排列——两根轴被压成了一根红蓝对垒线。正因为是硬捆的、不是逻辑必然，才总有人觉得自己"无家可归"（后面会说到）。

经济这一束：钱怎么收、怎么分

税收与政府大小。民主党倾向**对高收入者多收税、把政府办得更大**（多花在医保、教育、社保上）；共和党倾向**普遍减税、砍监管、把政府办小**。为什么？回到联盟：民主党筐里更多是工薪、低收入、靠公共项目和公共部门饭碗的人，政府变大对他们有利；共和党筐里更多是企业主、高收入者、反税活动家，政府变小、税变低对他们有利。**立场是筐里那些人的利益之和**。

医保是同一根经济轴的延伸：民主党推**政府兜底的全民覆盖**（2010 年的《平价医疗法案》是标志），共和党更信**市场和私营**、要限制或废除政府插手。争的还是那句老问题——政府该管多少。

文化这一束：谁的传统，谁的身体

堕胎是最尖锐的楔子。民主党主张**堕胎合法、由女性自己决定**；共和党主张**限制乃至禁止**。联盟逻辑很直接：共和党高度依赖白人福音派和保守天主教徒这块基本盘，反堕胎是他们的核心诉求；民主党这边则是世俗选民、女性、年轻人居多。2022 年最高法院推翻了保障堕胎权的旧判例，把这件事重新踢回各州去吵，等于给这根楔子又加了一锤。

枪。共和党捍卫**持枪权**（背靠宪法第二修正案、乡村持枪文化和枪械游说集团），民主党推**更严的管控**（背靠城市选民和频发的枪击惨案）。这几乎是城/乡、红/蓝生活方式的直接投影。

移民。民主党整体更倾向**给非法居留者一条合法化的路、对移民更开放**；共和党整体更强调**先守住边境、从严执法**。联盟账很清楚：拉美裔选民、需要低薪劳动力的雇主、大都市世界主义者在蓝筐里；文化上求稳、担心工作和治安被冲击的非大学学历白人在红筐里。（一个有意思的褶皱：两党的"企业翼"其实都乐见廉价劳动力，所以移民问题上党内也不总是一条心。）

种族与身份、以及气候能源大体也照这套逻辑排：民主党强调用制度手段纠正历史不平等、强调多元，并主张政府出手治理气候（背后有绿色资本和年轻选民）；共和党强调"不看肤色一视同仁"、守传统，并对激进气候政策存疑（背后有化石能源、制造业）。这两块的金主管道，第八、九章细讲。

为什么总有人"无家可归"

现在回头看这张地图，你会发现一个破绽：**没有任何一条第一原理，能同时推出"要低税 + 反堕胎 + 挺持枪 + 反移民"这一整束**。它们凑在一个筐里，纯粹因为这几拨人（企业主、福音派、乡村持枪者、文化保守派）历史上被规则挤进了同一辆车（第二章）。

所以才有大量"无家可归"的选民：一个既想低税、又支持堕胎权、还主张大麻合法的自由意志主义者；一个信教反堕胎、却靠工会、要更高福利的蓝领。他们每个人的组合都合乎逻辑，可地图上**没有他们的党**——因为党卖的是打包套餐，不零售（第二章）。他们只能捏着鼻子二选一，或者干脆不投。

议题地图不是一张"谁对谁错"的价值表，而是一张"哪几拨人凑成了哪个筐"的利益接线图。看立场，先看它背后接着谁。

说到"背后接着谁"——那就绕不开钱了。从下一章起，我们钻进这台机器最隐秘、也最被误解的部分：钱是怎么流的，又到底买到了什么。

第六章 · 钱这台泵

"看立场，先看它背后接着谁。"上一章末尾埋的这句，把我们带到整台机器最隐秘、也最被误解的部件：**钱**。接下来四章都在讲钱——这一章先讲钱怎么流、以及一个几乎人人都想错了的问题：钱到底**买到了什么**。

先感受一下量级

美国选举有多烧钱？2020 那个大选年，全国所有联邦层级的选战加起来，花掉约 **140 亿美元**。一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，两边各自要烧掉以**十亿美元**计的钱。这不是零花钱，是一门产业。

钱从哪来？大体四个源头：掏几十块的**小额捐款人**、掏到法律上限的**大额捐款人**、代表某个行业或群体集资的政治行动委员会（简称 PAC，就是一群利益相同的人把钱汇到一起、再统一捐出去的组织），以及两党自己的**党委会**。

硬钱与软钱：两条粗细不同的管子

要看懂钱的流向，先分清两种钱。

大白话

硬钱：直接捐给某个候选人竞选团队的钱。它被法律**管得很死**——每人每次能捐多少有明确上限，而且必须**实名公开**、报给联邦选举委员会。你想给心仪的候选人砸一个亿？不行，硬钱这条管子很细。

大白话

软钱：历史上指绕开候选人、名义上捐给政党"搞建设"（打广告、拉选民登记）的钱。这条管子当年**几乎不设限**，于是成了大金主的偏爱通道。2002 年一部叫《两党竞选改革法》的法律（常按两位提案参议员叫它"麦凯恩—法因戈尔德法"）把捐给全国政党的软钱给**堵了**。

但你会在下一章看到一条铁律：**堵住一条管子，钱只会去找新的管子**。软钱被堵，水随即从别处漫了出来——那就是 2010 年之后的故事，下一章的主角。

为什么停不下来：一场军备竞赛

你可能会问：花这么多钱，谁受得了？问题在于这是一场 军备竞赛——对方在筹钱买广告，你不筹就被淹没，于是你也得筹；你筹了，对方又加码。双方都恨这件事，却谁也不敢先停手。结果是国会议员上任第一天起，就得花掉大量时间**打电话要钱**，为下一次选举备粮。这件苦差事本身，就在悄悄决定他们平时更愿意听谁说话。

钱到底买到了什么：不是选票，是入场

现在讲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。大多数人以为"金主给钱"等于"直接买选票"或"直接行贿换法案"。**这个想象基本是错的**——直接拿钱换某位议员的某一票，是重罪，也不是这套系统的运作方式。

大白话

钱买的，主要是三样更微妙的东西：

一是声量——广告、曝光、让选民记住你的名字。**二是地面组织**——雇人敲门、把选民催到票站（第十章细讲）。**三、也是最关键的，是"入场"**：捐了大钱，你能约到议员、能坐进那个房间、能把你关心的问题**摆上议程**、能在法案还在起草时就把你的说法讲给写法案的人听。

打个比方：政治献金不像"塞给裁判的红包"（买一个具体判罚），更像一张**后台通行证**——它不保证结果，但保证你能进到别人进不去的房间，在事情定型之前把话说上。裁判还是那个裁判，可你比别人多了无数次在他耳边讲话的机会。日积月累，议程就朝金主关心的方向偏。**这才是钱真正的力量：不是收买某一票，而是塑造"根本讨论什么"**。

还有一层：钱是"你不够格"的门票

钱还有个更早发生的作用。在普通选民投票之前很久，金主们其实已经先"投"过一轮了——他们用支票决定**谁算个正经候选人**。筹不到钱的人，还没等选民认识他，就因为"没戏"而出局了。这场发生在正式初选之前、由金主和党内大佬筛人的隐形较量，叫 无形初选。

但要老实补一句：**钱不是万能钥匙**。花得多的一方常赢，却不总赢；历史上一堆富豪自掏几亿美元竞选，照样惨败。而且因果是绕的——往往是"被看好的候选人"先吸引来钱，不全是"钱"造出了赢家。**钱更像一道门槛：没有它你根本进不了场，有了它也只是拿到入场资格，不等于赢。**

钱在美国政治里，买的不是选票，是入场券、议程和"够格"的资格。它决定的往往不是"谁赢了这一票"，而是"这张桌子上，谁的问题被摆上来讨论"。

软钱被堵之后，水从哪儿漫了出来？2010年，一纸判决把闸门整个换了。下一章，Citizens United。

第七章 · Citizens United 之后

上一章说，软钱那条粗管子在 2002 年被焊死了。水去哪了？2010 年，一纸最高法院判决没有去修旧管子，而是**凿开了一条全新的、口径大得多、还能加盖子的管子**。这条管子的名字，叫 Citizens United。今天美国政治里的巨额金钱，几乎都从它流出来。

判决说了什么

2010 年，最高法院以 5 比 4 判决了 Citizens United 案。核心一句话：**政府不能限制公司、工会等组织"独立"花钱做政治宣传**——因为花钱表达政治观点，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"言论自由"。

大白话

拆开看两个词。独立支出：不是把钱交给候选人，而是花钱者**自己**去打广告、喊"投他"或"别投他"，名义上不和候选人团队商量。判决说：这种"独立"的政治花钱，钱多钱少政府都不能拦。紧接着一个下级法院的配套判决又补了一刀：**捐给"只做独立支出"的组织**的钱，**也不能设上限**。两刀合起来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物诞生了。

怪物一号：超级 PAC

这怪物叫 超级 PAC。把它和上一章那个普通 PAC 对照就懂了：

- 它能从公司、工会、富豪那里募到**没有上限**的钱——你想投一个亿？可以。
- 它能花这些钱**铺天盖地打广告**，捧一个候选人或猛轰对手。
- 代价是两条：**不能把钱直接交给候选人**，而且名义上**不能和候选人团队"协调"**。

大白话

问题就出在"协调"这个词上。所谓"独立"，很多时候是张**遮羞布**：一个专捧某候选人的超级 PAC，操盘手往往是他的前幕僚、老朋友；候选人还能亲自去这个 PAC 的募款饭局站台。你说它俩"没商量过"？规则上算独立，现实里眉来眼去。这条"不得协调"的红线，执法非常松。

怪物二号：暗钱

超级 PAC 至少还得公开谁捐的。真正让人看不清的，是另一个口子——暗钱。

美国税法里有一类叫 501(c)(4) 的非营利组织，名义上是搞"社会福利"的（比如某个"关心美国未来协会"）。它可以花钱搞政治（只要政治不是它的"主要"业务），而且——关键在这——不必公开自己的捐款人是谁。

大白话

于是就有了一套"洗白来源"的走法：一个不想露面的金主，先把钱捐给这个"社会福利协会"，协会再把钱转给超级 PAC 去打广告。你在公开记录里只看得到"某某协会捐了 2000 万"，却永远查不到最初那笔钱是谁掏的。钱的源头被套上了一个头罩——这就是"暗"的意思。

闸门开了以后

2010 之后，外部花钱（候选人团队之外的这些 PAC、协会）呈爆炸式增长，动辄以十亿计。它带来两个实实在在的变化：

一是金主变少、变大。过去要靠很多人凑钱，现在几个亿万富翁就能撑起一场战役的半边天。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大金主——押共和党的、押民主党的都有，这不是哪一党独享的工具。**二是透明度下降。**越来越多的钱从暗钱管道流出，选民越来越难知道"是谁在对我说话"。

也要给个冷静的注脚，别把它讲成万能阴谋：**钱多依然不保证赢**（第六章说过，砸钱惨败的例子一大把），学界也在争论 Citizens United 到底多大程度改变了选举**结果**。但有两件事没什么争议：它极大地改变了钱的**来源结构**（从"很多人各出一点"转向"极少数人各出巨款"），也**削弱了透明**。谁在为议程掏钱，比十几年前更难看清了。

你没法真的堵住政治里的钱。焊死一条管子，它就凿开三条新的，还给其中一条套上头罩。Citizens United 之后，钱的闸门更大，而水源更暗。

好，管道讲清楚了。接下来两章，我们顺着这些管子往上游走，去看两个最具体的问题：**钱，究竟是从哪些口袋里流出来的？**先看蓝色的钱，再看红色的钱。

第八章·蓝色的钱

顺着管道往上游走，我们来到源头：**钱是从哪些口袋里流出来的？**这一章看民主党，下一章看共和党。看的时候记住一条主线——**没有哪个金主是做慈善的**。每一股钱背后，都是一群利益对得上的人；他们掏钱，是因为这个党能替他们守住或争到某样东西。把"谁掏钱"和"他要什么"接起来，立场就有了来路。

大白话

先说句公道话，免得读偏：**两党都在拿巨款，谁都不是干净的**。这一章列蓝方金主，下一章列红方金主，分量对等。目的不是骂哪一方脏，而是看清各自的钱管子接在谁身上。

工会：老地基，正在沉降

民主党最老的一根钱柱是**工会**。尤其是公共部门的工会——教师工会、市政雇员工会、服务业雇员工会。它们不光捐钱，还能提供别处买不到的东西：成千上万能上街敲门、打电话催票的**人手**（第十章会讲这有多值钱）。

他们要什么？很直接：**保住劳工权益、多花公共开支、别把公立学校和公共服务私有化**。这正好落在第五章那根经济轴的左端。不过要注意一个趋势：美国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几十年来一路下滑，这根老地基在**慢慢沉降**，民主党的钱和人越来越得从别处补。补的是哪儿？往下看。

律师、科技、好莱坞：新的三根柱子

打官司的律师（尤其代理原告告大公司的那批）。他们要的东西一句话说清：**别让法律给赔偿金封顶、别削弱消费者告企业的权利**——因为那是他们的饭碗。共和党想推的"限制滥诉、给赔偿设上限"，正砍在他们身上，于是他们稳稳站蓝方。

科技业与硅谷。过去二十年，科技公司的员工和不少高管是民主党的大金主，图的是文化上的开放、以及吸纳全球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政策。（但这块正在松动——一部分科技富豪近年明显向右移，这是第十四章"新洗牌"的重要伏笔，先记一笔。）

好莱坞与娱乐业。影视音乐圈是民主党相当可靠的钱袋，气质上认同文化自由派；他们也在乎知识产权保护。名气本身还是一种助选资源——明星站台能带来曝光和年轻选民。

富豪金主与"绿色的钱"

Citizens United 之后（第七章），少数超级富豪能撑起半场战役。民主党这边也有自己的一批亿万富翁大金主，其中一股很有辨识度，是**气候／环保的钱**——一些富豪和环保团体大笔投入，图的是推动政府用监管和补贴去治理气候。这股钱和共和党那边的化石能源钱，几乎是正面对撞（下一章见）。

一台新武器：无数个几十块

民主党近些年攒出一个结构性优势：**网上小额捐款**。他们搭了一个能让海量普通人"点一下就捐 25 块"的在线平台，把无数笔小钱汇成滚滚洪流。

大白话

这件事的分量不在总额，在**结构**：小额捐款人捐了还能再捐，不像大额金主一次就到法律上限封顶；而且靠情绪（愤怒、危机感）就能一夜募到千万。这也解释了第十一章要讲的一个副作用——**越是能点燃情绪的极端言论，越能催出小额捐款**，钱和愤怒于是绑在了一起。

一个绕不过去的皱褶：华尔街

你可能以为大银行、华尔街是某一党的专属钱袋。**不是**。金融业的钱高度**两头下注**——同一家投行往往两党都捐，谁上台跟谁好。个别对冲基金和投资人偏蓝，另一些偏红，整体是分裂、对冲的。所以别把"华尔街"简单涂成蓝色或红色；**它谁都不嫁，它跟的是权力本身**。

民主党的钱管子，接在工会、原告律师、科技、娱乐、环保富豪和海量小额捐款人身上。每一根管子，都对应着一份"这个党请替我守住什么"的诉求。

蓝色的钱看完了。现在把镜头转到对面——那些和它正面对撞的**红色的钱**：化石能源、制造业、小企业、枪，以及一张著名的富豪政治网络。

第九章 · 红色的钱

把镜头转到对面。共和党的钱管子接在谁身上？规则和上一章一样：**每一股钱背后，是一群利益对得上的人，掏钱是为了让这个党替他们守住某样东西。**你会发现红蓝两张钱图，很多地方是**镜像**——在同一根轴的两端，各自砸钱、正面对撞。

化石能源：绿色的钱的死对头

共和党最有辨识度的一根钱柱是**化石能源**——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。他们要什么，几乎不用猜：**少一点环保监管、多一点开采许可、别让气候政策掐住自己的生意。**这正好和上一章那股"绿色的钱"顶在同一根轴的两端——一边掏钱推动气候监管，一边掏钱阻止它。你在新闻里看到的气候之争，底下其实是这两股资本在对撞。

企业、制造与小老板

制造业和许多传统行业整体偏红，图的是**更低的税、更松的监管**。**小企业主**是共和党很稳的一块——代表小企业的行业组织常年为"减税、松绑劳工规定、别加最低工资"发声，因为这些直接压在小老板的成本上。还有代表大企业的商会，虽然更务实、也不总跟一党走，但整体偏向"政府少管、税负轻"这一端。

大白话

看出对称了吗？上一章工会要"高福利、保劳工、别私有化"，这一章企业要"低税、松监管、别加成本"——**它们是经济轴同一场拔河的两头。**谁给哪个党掏钱，取决于站在绳子的哪一端。

枪：钱不多，但选票很硬

拥枪这一块的代表性组织（最有名的是全国步枪协会）常被当成"大金主"，其实它的真本事不全在钱，而在**动员**：它能把千百万"只认持枪权这一件事"的选民精准地催出来投票、给议员打电话施压。对一个议员来说，得罪它意味着一批铁票翻脸——这种威慑，比捐款支票更

让人忌惮。（补一句时效：这家组织近年因内部财务与法律麻烦元气大伤，但"单一议题选民"这套打法的威力依旧。）

福音派：不是资本，是一张组织大网

共和党基本盘里有一块严格说不算"资本"，但重要得没法略过：**白人福音派基督徒**及其教会网络。他们要的是**限制堕胎、保护宗教信仰的空间、守住传统社会秩序**（第五章的文化轴）。

大白话

这块的力量不在钱，在**现成的组织**：教会本身就是一张周复一周聚集、彼此信任、方便动员的网。对一个政党来说，一张能稳定送出选票和义工的信众网络，价值不亚于一大笔捐款——甚至更难被对手用钱买走。

一张著名的富豪网络：科氏网络

说到有组织的红方金钱，绕不开 科氏网络。它由科氏工业（一家根子扎在石油化工里的巨型私营公司）背后的科氏家族牵头，把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富豪捐款人组织起来，长期、系统地为一个方向砸钱：**低税、小政府、少监管**的自由意志主义议程。

大白话

科氏网络厉害在"网络"二字——它不是一个人掏钱，而是**把许多富豪的钱和一整套智库、活动家、草根组织串成一条流水线**：出思想、出人手、出选票，几十年如一日地推同一个方向。这让它的影响力远超单笔捐款的总和。

此外，Citizens United 之后（第七章），红方也有一批标志性的亿万富翁大金主——赌场、金融、科技界都有，近年还添了新面孔。和蓝方一样，**极少数人各出巨款**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。

两张镜像的钱图

把两章叠一起看，会看到一件事：**美国政治的钱，大体是沿着几场拔河布防的**。化石能源对绿色资本，企业对工会，文化保守的信众网络对文化自由的都市金钱……每一场拔河，两党各据一端、各有金主。

红蓝两张钱图不是"好人对坏人"，是"利益对利益"。看懂一个立场，就去看绳子这一端站着谁、他想把绳子拽向哪。

钱讲完了。可钱本身不会投票——它得变成能改变选民行为的**动作**。接下来两章，我们看这些钱买来的手段：他们怎么算准你、怎么把你催去投票，又怎么用恐惧和部落把你钉在自己这边。

第十章·手段（上）：他们怎么算准你

钱本身不会投票。它得先变成能改变选民行为的**动作**。这一章和下一章讲这些动作——也就是那些“管用的手段”。先讲冷静、技术的一半：他们怎么**算准你**，又怎么把认定站他们那边的人，一个个**拽去投票**。

从“喊话”到“贴耳说”

老式选战像拿个大喇叭对着广场喊：一条电视广告，播给所有人看。问题是广场上一半人根本不是你的听众，钱全喷在了没用的人身上。

现代选战反过来：**不再对所有人喊同一句，而是凑到每个人耳边，说一句为他量身定制的话**。要做到这点，先得知道“每个人”是谁。

选民档案：他们手里有一本关于你的册子

两党和专业公司，为几乎**每一个选民**都建了一份 选民档案。它把三类信息拼在一起：

- **官方登记记录**：你登记的党派、以及你**过去有没有去投票**（注意：记录里有“你投没投”，但没有“你投了谁”——投给谁是秘密的）。
- **消费数据**：你买什么、开什么车、订什么杂志、住哪个小区——这些都能买到。
- **人口与地理**：年龄、族裔、街区的大致画像。

大白话

拼完之后，系统给你打上几个**分数**：你多大概率会去投票？多大概率支持某党？有多大可能被说服？于是茫茫选民被切成一小格一小格——“很可能支持我们但懒得投的”、“摇摆但可撬动的”、“铁杆对手别浪费口舌的”。每一格，对应一套不同的打法。

微定向与 A/B 测试：把选战变成一台优化机器

知道了每个人的格子，就能 微定向——给不同的小群人推不同的广告。年轻租房者看到的，和郊区老业主看到的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条信息，尽管来自同一个候选人。（2016 年那家闹得沸沸扬扬的数据公司，用的就是这套路数；不过要泼盆冷水：它的实际神效多半被大大夸大了，真本事没有传说的那么玄。）

更厉害的是 A/B 测试：同一封募款邮件，写十几个版本，小范围各发一批，看哪个版本点击最多、捐款最多，然后把赢的那版**放大群发**。竞选团队因此运转得像一台不断迭代的优化机器——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按钮颜色，都是数据里跑出来的最优解。这套数据驱动打法，在 2008、2012 年的总统竞选里被系统性地打磨成型。

地面战：真正的秘密不是说服，是"拖去投票"

现在讲这一章最反直觉的一点。你以为竞选的重头戏是说服中间那些没主意的人？**其实一大半力气，花在让本来就支持自己、却可能不去投票的人，真的出门投上那一票**。这件事有个名字，叫 催票（也叫地面战）。

为什么？回到第三章：能被说服的中间选民本来就没几个、还特别难撬。相比之下，"我的人明明支持我，只是那天懒得去"——把这些**人催出来**，性价比高得多。而选民档案恰好告诉你：**我的人具体是谁、住在哪条街**。

大白话

怎么催最有效？大量实地实验给出过一个清楚的答案：**越是"真人当面"，越管用**。志愿者敲你家门、跟你聊两句，效果远好于群发的传单或机器人电话——那些几乎没用。甚至有一招利用了人的羞耻心：给你寄一封信，列出你和邻居们过去投没投票的记录，暗示"你这次投没投，大家看得到"。就这么一点点社会压力，就能把投票率往上抬。

把这些拼起来，一场现代选战的真面目就出来了：**它不是一场辩论，而是一台数据驱动的催票机器**。先用数据算出谁是"我的人"、住在哪，再用最省钱的组合（当面敲门优先）把他们一个个送到票站。钱，大半是烧在这台机器上的。

现代选战的核心手艺，是"算准 + 催票"：先把每个选民切成带分数的小格，再把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些人，精准地拖去投票。说服很贵，动员更划算。

但这台机器还缺一样燃料——它得让"我的人"有**足够强的理由**非去投不可。什么理由最省钱、最好使？下一章的答案，有点让人不舒服：**恐惧、负面与部落。**

第十一章·手段（下）：恐惧、负面与部落

上一章那台催票机器，还缺一样燃料：它得让"我的人"有强到非去投不可的**理由**。什么理由最省钱、最好使？这一章的答案不太好听，却是这台机器最深的一根杠杆：**恐惧、负面、和部落**。先说清楚——这不是哪一党的专利，是两党共用的结构性工具。

为什么恐惧比希望便宜

人有个根深蒂固的毛病：**对威胁和损失的反应，远比对好处强烈**。心理学里叫 损失厌恶——丢 100 块的痛，明显大于捡到 100 块的爽。放到政治上，结论很冷酷：**吓唬一个人"对方上台你会失去什么"，比许诺"我上台你会得到什么"，更能把他从沙发上撬起来去投票。**

大白话

希望是好燃料，但贵——你得真拿出让人兴奋的东西。恐惧是廉价燃料——你只要指着对面说"看，那帮人要来抢你的东西/毁掉你的生活"。对一台按"多一票"计费的机器来说，哪种燃料便宜好使，它就烧哪种。于是**负面广告**——花大部分篇幅攻击对手、而不是介绍自己——成了选战的主菜。从 1964 年那条著名的核爆蘑菇云广告，到 1988 年那条把犯人和对手绑在一起的广告，这套打法两党轮流用了几十年，因为它就是管用。

负面党性：你不必爱我，只要更怕他

把恐惧发挥到极致，就催生了现代政治最强的一台引擎：负面党性。

大白话

意思是：越来越多的人投票，不是**为了**自己支持的党，而是**为了反对**另一个党。你不用喜欢你这边的候选人——哪怕捏着鼻子——只要你**更害怕对面**，你就会去投。

这件事威力巨大，因为它**把门槛降到了地板**：一个党不再需要真的鼓舞人、拿出让人心动的纲领，它只需要把对手描绘得足够可怕。这也解释了一个怪现象——为什么两党都不怎么讨

人喜欢、支持率都不高，却照样能催出创纪录的票数。**大家不是在为爱投票，是在为怕投票。**

部落主义：政治变成了球队球衣

恐惧要烧得旺，得有个清清楚楚的"敌人"。于是政治慢慢变成了一种身份——不是"我认同哪套政策"，而是"我是哪队的人"。

党派认同和其他身份（信仰、族裔、城乡、生活方式）越绑越紧，最后结成两个泾渭分明的**部落**。一旦到了这一步，政治就不再像挑商品，而像**为自己的球队呐喊**：重要的不是哪个政策更好，而是"我们队"不能输给"他们队"。

大白话

球队化有个危险的后果：**事实开始让位于站队**。当一条信息对我方不利时，人的本能不是修正看法，而是找理由维护球队——这叫"先站队、再找理由"。于是同一件事，两个部落看到的是两个世界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文化战：一笔精明的账

这就能解释一个常让人困惑的现象：为什么政客们常常为一些**象征性**的事吵得面红耳赤——国旗、雕像、课本、称呼——而不是老老实实谈枯燥的政策？

因为这些 文化战 议题，是激活身份与恐惧**最省钱、最可靠**的开关。它们生动、情绪化、不容妥协，一点就着。而且这里藏着一笔更精明的账，把前几章的钱和这一章的手段接上了：

大白话

打文化战，几乎不花金主一分钱。你可以靠文化议题把蓝领选民催得热血沸腾，同时**完全不必**在经济上让金主们出让利益——不用加富人税、不用碰大公司。相比之下，真要在经济上给底层好处，是要动金主奶酪的。于是对一个既要底层选票、又要富人支票的联盟来说，**用文化战点燃情绪、把经济分配的争论晾在一边**，是再划算不过的算计。（这套逻辑两边都用得上，只是打的文化议题不同。）

代价：机器给"分裂"发工资

把这一章连起来看，会得出一个让人不安的结论：**这台机器，是给分裂发工资的**。越是渲染恐惧、越是把对手妖魔化、越是把一切说成"你死我活"，越能催票、越能募到钱（还记得第八章说的吗——愤怒能一夜催出海量小额捐款）。没有哪个政客天生邪恶，是**激励**在奖励他们制造对立。

恐惧比希望便宜，仇恨比政策好动员，象征之争比分蛋糕更不用得罪金主。这台机器最省钱的燃料，恰恰是把我们劈成两半。

如果连"手段"都在系统性地奖励分裂，那难怪有人要去动更根本的东西——**游戏规则本身**：谁能投票、选区怎么画。下一章，规则之战。

第十二章·规则之战

整本书从第一章就在说一件事：**规则决定一切**。那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，就会得出一个冷酷的结论——**最聪明的一手，不是在规则下赢，而是把规则改成对自己有利**。谁手里有权，谁就能悄悄调整下一场的规则。所以政治里藏着一场更深的仗：**争夺游戏规则本身**。这一章看两个战场：选区怎么画、谁能投票。

划选区：政客挑选民，而不是选民挑政客

先说众议院和州议会的**选区**。美国每十年做一次人口普查，之后要重新划分选区边界，叫**选区重划**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：**在多数州，这条线是由当时掌权的那个党的州议会来画的**。让参赛的一方自己划场地——你能想象结果。

掌权党画线时，会用两招把自己的席位最大化，这套操作统称**划区舞弊**：

大白话

打包：把对手的选民尽量塞进**少数几个**选区，让他们在那几个区赢得巨大——比如以 90% 狂胜——可赢得再多也只算一个席位，多出来的票全**浪费**了。

切割：把对手成片的选民**切碎**、掺进多个由己方占多数的选区，让他们在**哪个区都差一点、都是少数**，一个席位也拿不到。

两招一使，就能做到**用更少的总票数，拿下更多的席位**。极端时，选区画得如此精巧，以至于胜负在任何人投票之前就已定死。一句流行的话说得精准：**这是政客在挑选自己的选民，而不是选民在挑选政客**。——两党只要有会都会这么干；少数州改用独立的委员会来画线，就是为了堵这个漏洞。

那法院管不管？**联邦最高法院基本撒手了**：2019 年它判定，纯粹出于党派目的的划区舞弊，联邦法院**不受理**（认为这是政治问题）。不过有一条底线还在——**按种族划区**仍然受法律限制。于是"党派"划区，成了一片联邦法院不再看管的灰色地带。

谁能投票：给对手的票加"摩擦力"

第二个战场更隐蔽。既然第十章说了，某个群体投票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胜负，那么**"谁能方便地投票"这件事本身，就变成了党争的战场。**

围绕投票的规则有一大堆：要不要出示身份证件、登记有多麻烦、能不能提前投、能不能邮寄投票、投票站开多久设在哪、有过案底的人能不能投、多久清理一次选民名单.....每一条都能微调不同人群投票的**难易**。

大白话

模式很固定：**某群体投票对哪个党有利，哪个党就想让这群人投得更容易；受损的那个党，就想给这件事加一点"摩擦力"**——多一道手续、少一个投票站、短一点时间。支持方管这叫"保障选举廉洁、防舞弊"，反对方管这叫 选民压制。

这里要补一个关键事实，好让你自己判断：**大规模的冒名顶替式投票舞弊，经验上极其罕见**——反复查证都查不出多少。所以"廉洁 vs 便利"的权衡是真实存在、且被激烈争夺的：门槛设高一点，确实能防住那极少数舞弊，但也会把一批合法选民一起挡在门外，而被挡住的那批人往往不是随机的，恰恰偏向某一党的选民。

为什么这场仗最要命、又最看不见

历史上，1965 年的《投票权法案》曾专门拆除针对黑人选民的投票障碍，还规定某些历史上有投票歧视记录的州，改动投票规则前要先经联邦批准。但 2013 年，最高法院废掉了这道"事先审批"的机制，一些州随即放手修改本州的投票规则。**规则的闸门，又一次被重新设置。**

把这两个战场合起来看，你就明白：为什么两党会为了看似枯燥的**州议会选举、州务卿职位、法院席位**杀得你死我活。因为这些位子握着"画线的笔"和"定投票规则的权"。**赢下这些，就等于替下一场、下十年的所有选举，预先调好了赛场的坡度。**这是整台机器里最有杠杆、却最不上头条的一层。

在规则决定一切的游戏里，终极的手段是改规则。选区那条线画在哪、投票那道门槛设多高——胜负常常在这里就悄悄定了，远在你走进投票站之前。

规则之战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战场，藏在两党**内部**——它决定谁能代表本党上场。它把候选人一步步推向极端，是理解今天美国政治为什么这么冲的钥匙。下一章：初选的暴政。

第十三章 · 初选的暴政

规则之战还有一个战场藏在两党**内部**。它不决定哪个党赢，却决定**谁能代表这个党上场**——而这一步，恰恰是今天美国政治为什么这么冲、这么难妥协的一把关键钥匙。这一章讲 初选：政党在大选之前，先自己办一场选举，选出代表本党出战的人。

只有死忠会来的那场选举

初选有个致命特征：**来投票的人特别少，而且特别不"平均"**。

大选万众瞩目，投票率高；初选没什么人看，投票率低得多。那么，谁会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，特意跑去参加一场党内的小选举？**是那些最投入、最较真、立场最鲜明的死忠**。温和的、随大流的选民大多不来。于是一小撮最不温和的人，替全党选出了候选人。

大白话

在很多州，初选还是**封闭**的——只有登记为本党的人才能投。这等于把选民里最靠边、最忠诚的那一小格（第十章那些"格子"还记得吗），单独拎出来，交给他们决定人选。结果可想而知：候选人为了赢初选，必须往**边上**站，去迎合这群人。

两个中点，撕成两半（回到第三章）

第三章说过，赢一场选举要过两道关，而两关的"中点"不在一处：初选的中点很偏，大选的中点靠中央。理想剧本是初选往边站、大选再挪回中间。但这里有个要命的转折，把挪回来的路给堵死了——

还记得第十二章的划选区吗？正因为选区被画得偏向某一党，**大量选区的大选结果其实早已注定**：铁蓝区必出民主党，铁红区必出共和党。在这种 安全选区 里，大选只是走个过场，**唯一真正决定谁当选的，是初选**。

大白话

把这两件事叠起来，结论令人不安：在多数安全选区，**决定谁进国会的，不是大选里的多数选民，而是初选里那一小撮死忠**。当选者心里门儿清——他真正要讨好的，是把他选出来的那群人，而不是选区里沉默的中间大多数。他没有动力挪回中央，因为中央的票，在安全区里根本不缺。

"被初选掉"：政客最怕的不是对手

由此产生了美国政治里一个极其强大的隐形纪律，叫 被初选掉。

一个安全区里的在任议员，最怕的**不是**输给另一个党（那几乎不可能），而是在**下一次党内初选里，被一个更极端、更"纯"的同党挑战者掀翻**。为了躲开这个威胁，他必须时刻证明自己足够纯、足够听基本盘的话。

大白话

这就直接毒化了"妥协"。你以为跟对面握手、各让一步、把事办成，是好事？在这套机制里，这恰恰**危险**：你一妥协，初选挑战者立刻能骂你"叛徒""软骨头"，把你换掉。于是理性的议员学会了**宁可什么都不办，也别显得不纯**。国会为什么老是僵着、办不成事？很大一部分答案就在这儿——**制度在奖励死硬，惩罚妥协**。（还记得第八、十一章吗——愤怒和纯度，恰好也是初选挑战者最好募款的燃料。）

一个讽刺：它本是"更民主"的改革

你可能以为这套让选民直接选候选人的初选制度天经地义。其实它相当年轻。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，党的提名人多半是党内大佬在**关起门的密室里**敲定的。1968 年之后的一轮改革，把提名权从大佬手里**交给了普通党员**，本意是"更民主"。

可这就是那个辛辣的讽刺：**把权力从少数大佬手里拿走，交给了初选选民——而初选选民恰恰是全党最不温和的那一小撮**。"更民主"的改革，反而让候选人更极端。今天一些地方试用"开放初选""前二名初选"等办法，把温和选民重新放进来稀释死忠的影响，就是想纠这个偏。

也得给个诚实的注脚：学界对"初选到底把政治拉极端了多少"仍有争论——有研究认为初选选民没有想象中那么极端，极化另有多重来源。但"安全选区里初选说了算、在任者怕被初选掉因而不敢妥协"这条机制，是真实存在、且威力巨大的。

大选是万众围观的决赛，可在多数选区，胜负早已在那场无人观看的初选里定了。于是一小撮最不肯妥协的人，替所有人做了选择——这就是初选的暴政。

规则、金钱、手段、初选.....我们已经把这台机器几乎拆到了底。最后一章，把镜头拉远，问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：**这台机器，接下来会往哪走？**

第十四章 · 这台机器往哪走

我们把这台机器几乎拆到了底。最后一章，把螺丝刀放下，退后一步，回答那个从导读就埋下的贯穿问题——并往前看一眼：**这台机器，接下来会往哪走？**

先把答案收拢成一句话

从第一章那条规则出发，整台机器是这样一节一节长出来的：**赢者通吃**逼出两个党（第1章）；两个党只能是**拼装的联盟**（第2章）；联盟要**挑议题当武器**（第3章）；议题和立场**会随联盟整个搬家**（第4、5章）；打仗要**钱**，钱有各自的**金主管道**（第6-9章）；钱变成**算准你、催你、吓你的手段**（第10、11章）；聪明人干脆去**改规则**——画选区、设门槛、卡初选（第12、13章）。

大白话

所以那句贯穿全书的答案是：**一场"只需说服一半人、且过半即通吃"的游戏，会把政党、议题、金钱和手段，逼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形状。**你厌恶的那些东西——极化、金钱、僵局、恐惧动员——大多不是谁使坏，也不是机器坏了，而是**这套规则本就会产出的东西**。想换产出，得换规则，光换人没用。

正在发生的一次大洗牌：学历鸿沟

但机器不是静止的。还记得第四章那种几十年一次的大洗牌吗？此刻正有一次在缓慢发生，主轴是学历鸿沟——一个人有没有大学文凭，正取代收入，成为最能预测他投哪个党的那条裂缝。

旧的排列是：民主党代表工薪阶层，共和党代表企业和富人。新的排列正在把它**拧过来**：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专业人士越来越投民主党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薪选民——包括近年越来越多的拉美裔和一部分工薪黑人选民——越来越投共和党。**两个党在部分地对调它们的阶层底盘。**

这会把前面几章的钱图搅乱（第8、9章）：一部分科技和金融的钱开始往右挪，一些传统大企业却对民粹化的共和党犯嘀咕；民主党一边自称工人的党、一边越来越像高学历专业人士的党。这正是一次进行中的政党重组——只是我们身在其中，看不清它最终会定型成什么样。**唯一确定的是：今天你以为天经地义的立场组合，几十年后可能又是反的。**

为什么大家都讨厌两党，却还是只有两个党

这里有个持久的怪谜：民意调查里，两党的支持率常年都不高，很多人盼着有个像样的第三选择。可第三党就是起不来。为什么？答案还在第一章：**赢者通吃的规则，注定第三党只能当“搅局者”。**

投给第三党，多半只是从你更接近的那个大党那里分走选票、帮了你最讨厌的那个大党——所以理性的人最终都缩回两党。**于是不满没有变成新党，而是灌回了旧党内部：**一场民粹的、造反的运动，不去另立山头，而是通过初选（第13章）**从内部把某个大党整个接管过去。**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剧变，看起来总像“一个老党被夺舍”，而不是“一个新党崛起”。这样的党内接管，两边近年都发生过。

什么才能真正改变这台机器

既然一切都从规则长出来，那么真正的变化也只能来自**改规则**。人们讨论、少数地方在试的，大多是这几样：

- **排序复选制：**投票时把候选人按喜好排序，让你投第三党不再是“浪费票”、不再帮倒忙——一举拆掉“搅局者”魔咒，给小党留活路。
- **无党派／前几名初选：**把温和选民放回初选，稀释死忠对提名的绑架（第13章）。
- **由中立机构划选区，**而不是让掌权党自己画（第12章）。
- **改动选举人团**的种种设想，让总统更贴近全国普选结果（第1章）。

这些改革的共同点，是**改变激励**，而不是感化人心。只要规则不动，无论换上谁，机器还会照旧产出两个联盟、极化、金钱与恐惧——而新技术（更精准的定向、更易点燃的社媒）多半只会把这些**放大**，不会削弱。

一个工程师的收尾

如果这本书只留下一句话，那就是：**别把美国政治当道德剧，把它当一台机器。**它那些让人愤怒、虚伪、自相矛盾的行为，放回机器里看，几乎每一个都**合乎"多一票"的逻辑**。看懂了规则，你就不再只是跟着新闻愤怒或站队，而是能问出更有用的问题：**这个零件为什么长这样？它连着谁？如果规则变了，它会变成什么？**

规则造出党，党造出这一切。想让美国政治变个样，最深的那颗螺丝，不在谁的良心里，而在规则里。这，就是这台两党机器。

——全书完。谢谢你读到这里。愿你从此看美国大选，不再只看谁在台上喊，而能看见台下那台，安静运转的机器。

两党机器 · 小饼干🍪